

Processo nº 675/2023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Data : 12 de Outubro de 2023

Recorrente : A

Recorrida : B

*

Acordam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 RELATÓRIO

A, cônjuge do falecido C, Recorrente, representada pelo MP, devidamente identificado nos autos, discordando d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datado de 25/07/2023, veio, em 07/08/2023, recorrer para este TSI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370 a 387,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A. 上訴人不服原審法院在卷宗第 358 頁至第 361 頁作出的被上訴判決，遂提起是次平常上訴，茲因被上訴判決裁定 “ 本案未能證實遇難人曾遭受工作意外、所遭受之侵害以及工作意外與侵害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僅為一宗自然死亡的不幸事件，從而不能不認定原告所請求的工作意外賠償之理由全部不成立。 ”

B. 針對原審法院不認定遇難人遭受工作意外，上訴人須先指出，按照被上訴判決的已證事實，尤其是已證事實第 2 項至第 6 項，顯示遇難人因工作原因與下屬 H 發生爭吵，爭吵時間持續超過兩分鐘，期間遇難人作出一系列行為，尤其包括：為與 H 爭吵而五次離開及折

返辦公室、不斷反覆訓斥 H、掙紙張在枱上、指手劃腳、要求另一下屬 I 評理，反映出遇難人當時十分生氣、對 H 的態度十分不滿及深深不忿，亦反映出遇難人當時情緒激動，絕對不是如同被上訴判決所形容的上司與下屬之間一般「心平氣和」的“對錯爭辯”。

C. 在日常生活之中，服從上級及關懷年長同事是僱員應盡的一般義務及應有的品德，尊老敬老更是華人社群從小受教育所薰陶的傳統文化及價值觀；正常情況下，即使不認同上司、長者的做法，僱員亦不會與其爭吵，更枉論是在有其他人在場、在對方“頂住條氣”及不斷折返的情況下，仍誓不退讓地與之爭吵；遇難人於發生意外時為 70 歲，按照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在有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一名下屬與一名年滿 70 歲的上司你來我往地爭吵數分鐘，此類事件絕不可能被理解是十分常見的情況。

D. 儘管僱員之間在工作上會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情況屬於常見，但意見不一致不等於一定要發生情緒激動的爭吵，「常見」亦絕不等於「正常」，亦不能說常見的事情就不是意外，遇難人的工作內容根本不包括與同事或其他人發生爭吵，會發生爭吵事件本身就是異常。

E. 原審法院並沒有解釋何謂“工作上意見不合的正常界限”？亦沒有解釋事故是否異常與相關行為是否超逾所謂的“工作上...的正常界限”之間有何關係？以及為何沒有超逾所謂的“正常界限”就不能被界定為工作外事故？

F. 遇難人在事發時作出的行為並非與工作無關，確實是由於工作的緣故而發生爭吵；按照被上訴判決提及的所謂“正常界限”，似乎就是原審法院理解的一種工作常態；據此而論之，在工作過程中常見的所有事情，無論衍生的(損害)結果如何，都不能被定性為工作意外了，但這種理解顯然與法律定義的工作意外不符。

G. 更何況，沒有證人表示遇難人經常與同事或其他人之間發生情緒激動的爭吵；原審法院不應依據其一般抽象的理解，認為任何僱員之間發生爭吵是十分常見，從而必然地得出遇難人與同事之間也是經常發生爭吵，以及遇難人與同事之間發生爭吵就絕對不是異常事件的結論。

H. 而且，原審法院引用的考慮因素，包括異常性、工作意外的突發性、不可預見性及外在性，根本與本案沒有關聯和重要性，同時也不能以此排除是次事故構成工作意外的定性。

I. 原審法院引用的學術理論指出的異常性，是指向「工作意外」本身的特質，即

工作意外應當是一項在僱員正常提供工作的過程之中不應發生的異常事件(acontecimento anormal)，而不是指造成工作意外的事實必須是一些異常的事實；至於原審法院提及關於工作意外的突發性，旨在區分工作意外及職業病；而不可預見性，旨在區分真正的工作意外與僱員因故意或嚴重過失又或違反僱主所定安全措施而造成的「意外」事故(第 40/95/M 號法令第 7 條第 1 款 a 項及 b 項)，在本案皆沒有討論空間。

J. 而且，本案討論的爭吵事件係源自於工作之故，並導致遇難人病發，爭吵本身就具有突發性及不可預見性，遇難人的工作內容不包括與人爭吵，亦無人會在工作時段內隨時準備好與人爭吵。

K. 至於外在性，在於區分「意外」是否單純因為僱員的自身疾病造成的損害結果；按照本案情節，遇難人與同事之間發生情緒激動的爭吵，是造成其高血壓病發到最後死亡的外在誘因，顯然是外在事實，絕非單純因為遇難人的自身疾病發作而在「無任何重要事情發生過的情況之下」出現突發死亡的事件，具備原審法院要求的外在性。

L. 按照已證事實，本案發生的爭吵事件為一宗在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及由於工作原因發生的異常、突發、不可預見的外在事件，導致遇難人因情緒激動而直接或間接引起及誘發遇難人高血壓病發，最終導致其死亡之工作意外；原審法院以發生相關事件屬「常見」及不具備「突發性、不可預見性及外在性」作為否定工作意外的存在及定性的理由，從而否定遇難人遭受工作意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明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以及對第 40/95/M 號法令第 3 條 a)項、j)項及 q)項存在錯誤解釋及適用的違法瑕疵。

M. 針對原審法院不認定遇難人的死因，按照卷宗所載證據，尤其是死亡證明書、醫療資料，以及各專業醫生在庭審中的證言，都可以清楚顯示，遇難人死亡的(間接)原因是高血壓。

N. 在庭審中，鑑定人 D 醫生(錄音: Recorded on 07-Jul-2023 at 15.10.25 (402M6X3103920319) 02:47 至 16:52)、證人 E 醫生(錄音: Recorded on 07-Jul-2023 at 15.10.25 (402M6X3103920319) 23:30 至 30:22)及 F 醫生(錄音: Recorded on 07-Jul-2023 at 16.17.15 (402OE)3G03920319) 13:48 至 29:16)均表示高血壓本身並不會導致患者死亡，只有高血壓的併發症，例如心肌梗塞、心臟病、腦出血等等才會直接導致患者死亡，各名醫生亦已明言，高血壓病發可以致死。

O. 雖然沒有進行解剖，但專業醫生從遇難人的病徵(沒有外傷)、病史(患有高血壓、高尿酸及有主動脈硬化等)，以及意外的發生經過(與人發生爭吵期間突然失去意識倒地)等，推斷遇難人死亡的(間接)原因為高血壓，並將之記載於有關死亡證明書內。

P. 儘管鑑定人 D 醫生在庭審中曾表示亦不能排除是因為非高血壓的疾病導致遇難人死亡，但 D 醫生當時所描述的僅為一種可能性，而從 D 醫生所撰寫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及在庭審時的整體陳述均可以看出，其從未否定或不認同死亡證明書內遇難人的死因為原發性高血壓的結論。(錄音: Recorded on 07-Jul-2023 at 15.10.25 (402M6X3103920319) 02:47 至 16:52)

Q. 而更為重要的是，被上訴人從未爭執遇難人的死亡是由於高血壓造成(!); 相反，被上訴人完全同意遇難人的死亡原因就是高血壓，被上訴人在答辯狀只是主張，高血壓病發是引致遇難人死亡的唯一原因，與其提供的工作之間沒有因果關係而已。

R. 面對被上訴人的自認，以及專業醫生從遇難人的病徵、病史及意外的發生經過等等，推斷出遇難人死亡的原因為高血壓，並將之記載於有關死亡證明書內的情況下，原審法院單憑沒有解剖，質疑及推翻被上訴人的自認、專業醫生及死亡證明書內對於遇難人死因的認定，原審法院在證據評定上明顯出現偏差及違反法定證據效力的規定。

S. 針對原審法院不認定遇難人遭受的侵害，上訴人認為，無法判斷遇難人的直接死因與是否能認定遇難人遭受甚麼侵害，以及侵害與意外事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不一定存在必然關係。

T. 就算因為沒有解剖而無法判斷具體的直接死因，但面對被上訴人的自認，以及各專業醫生的證言及文件證據，已經可以認定，遇難人的(間接)死因是高血壓，即直接死因必然是高血壓病發引致的併發症；言則，原審法院應當認定，遇難人的死亡是由於高血壓病發所致，而遇難人在事件中遭受的侵害，則是高血壓病發引致的任何一種未查明的併發症，從而導致遇難人死亡的結果。

U. 儘管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時，提及一系列其認為導致遇難人死亡的可能性，包括「中風或腦出血、心肌梗塞、心臟病、畸型血管破裂、因血管硬化導致的破裂、血栓」等等，但這些基本上都是或可以是高血壓病發引致的併發症。

V. 結合本案所有情節及情況，原審法院在被上訴判決認為無法確定遇難人的直接

死因或侵害，並以此為據推斷出其他結論，以及不接納上訴人的賠償請求，顯然存在審查證據錯誤及審判錯誤的違法瑕疵。

W. 針對原審法院不認定是次事故與侵害之間的因果關係，上訴人需同時提出就事實方面之裁判提出爭執，以及對法律解釋及適用的爭議。

X. 在就事實方面之裁判的爭執方面，從事實事宜批示的內容可見，原審法院絕大部分的說明理由都是圍繞着本案無法確定遇難人的直接死因，由於上訴人在上文已經針對這方面內容作出了詳細的闡述，在此謹重申上面提出的理據及引用的庭審證據作為提出爭執的依據。

Y. 對於原審法院僅將調查基礎事實第 7 項的部分內容視為獲得證實，而以“無法必然地認定情緒激動會使高血壓患者動脈粥樣硬化的斑塊破裂的事實”為由得出不證實其餘後段內容的結論，上訴人需指出，調查基礎事實第 7 項的後段內容僅為“情況激動可能使患者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破裂，繼而出現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腦梗死、腦出血等，加重患者的病情，甚至可以危及生命”，即是說，調查基礎事實第 7 項所描述的僅為一種“可能性”，亦即是高血壓病是有機會令到患者死亡的，尤其是當患者情緒激動時，而並不是原審法院所要求的“必然性”。

Z. 遇難人在意外發生時為 70 歲、患有高血壓、有主動脈硬化，根據醫生證人所述的一般醫學常識及經驗法則（錄音：Recorded on 07-Jul-2023 at 15.10.25 (402M6X3103920319) 25:00 至 30:22 由 E 醫生所述），遇難人因為與他人爭吵，情緒激動引致血壓上升，繼而導致高血壓病發而死亡是完全有可能的，申言之，原審法院不可能認定，高血壓病發引起的併發症，包括調查基礎事實第 7 項的後段內容描述的“情況激動可能使患者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破裂，繼而出現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腦梗死、腦出血等，加重患者的病情，甚至可以危及生命”是不獲證實的事實。

AA. 對於原審法院將調查基礎事實第 8 項的“遇難人即使患有高血壓，但其狀況持續穩定”視為不獲證實，以及在批示結論 5)中表示“本案沒有資料顯示死者控制其血壓的情況，尤其是其服用血壓藥物的情形，故無法判斷有關爭吵令死者增高血壓的程度以及是否足以誘發或導致死者死亡”，上訴人需要指出，根據起訴狀文件一及已確定之事實 C)項：“在上述意外發生前，遇難人有高血壓病史，並自 2010 年 4 月 14 日起(最後一次就診日期為 2021 年 7 月 6 日)定期在衛生中心跟進治療，期間病情穩定，沒有因為高血壓病而特別不適”，已經可以證

實遇難人高血壓病情持續穩定，以及遇難人在意外發生前的高血壓病情穩定，沒有因為高血壓病而特別不適的事實，被上訴判決不認定調查基礎事實第 8 項及作出上述說明理由，顯然與上述已證事實矛盾。

BB. 對於原審法院將調查基礎事實第 8 項中的“遇難人的死亡是因其在工作時與兩名下屬 H 及 I 發生爭執，情緒激動而引致血壓上升所誘發的”、調查基礎事實第 9 項“是在工作期間出現和工作相關的外在因素引起遇難人高血壓病發，最後導致其死亡”視為不獲證實，以及證實調查基礎事實第 13 點為“*Nenhum evento externo esteve na origem do falecimento do sinistrado*”、調查基礎事實第 15 項為“僅證實事實項 13 之答覆”，上訴人需要指出，原審法院只是在事實事宜批示中直接指出“沒有任何外力導致死者死亡”、“死者本身患有高血壓，而並非與證人 H 的爭吵導致死者高血壓病發”，難以理解原審法院如何透過無法得悉遇難人的直接死因此一依據，就直接斷定遇難人的高血壓病發與爭吵無關。

CC. 誠然，儘管按照現有的已證事實，「遇難人有高血壓病史，但一直控制穩定，未見有其他身體毛病，事發前身體未見異常，而是在與下屬發生情緒激動的爭吵之後，遇難人突然暈倒及昏迷，並在短時間內(搶救約一小時後)死亡」，所有證據皆指向遇難人的死亡是與高血壓病發有關，而情緒激動的爭吵一般情況下可以誘發高血壓病發，那麼，被上訴判決如何簡單地得出，在整體事實的正常發展之下，遇難人的死亡與是次事故完全沒有關係？

DD. 而且，根本無人提出亦沒有證實其他導致遇難人誘發高血壓病發的原因；那麼，原審法院得出上述判斷就只能是，遇難人是在沒有任何外在條件發生的情況之下在工作時間及地點突然高血壓病發導致死亡，但這顯然有違一般經驗法則，亦明顯與客觀事實不符。

EE. 根據已獲證實的案發經過，可以看出遇難人明顯是“頂住條氣”且情緒在過程中不斷高低起伏，再結合遇難人的年齡(70 歲)及身體狀況(患有高血壓、高尿酸及有主動脈硬化等)，根據一般經驗法則及醫生證人提供的一般醫學常識，可合理認定，遇難人的高血壓病發是由於在工作時與下屬發生爭吵後，情緒激動而引致血壓上升所誘發的。

FF. 因此，原審法院在證據評定及事實認定方面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存在矛盾，導致其判決沾有明顯錯誤的瑕疵。

GG. 因此，應廢止被上訴判決在事實方面的裁判，將調查基礎事實第 7 項、第 8 項及第 9 項改為：“**獲得證實**”；將第 13 項及第 15 項改為：“**不獲證實**”。

HH. 另外，在因果關係的法律解釋及適用方面，結合 ANTUNES VARELA 教授、MANUEL DE ANDRADE 教授、LUÍS MANUEL TELES DE MENEZES LEITÃO 教授及尊敬的中級法院在一宗類同的案件中(第 881/2018 號合議庭裁判，大概情節包括：遇難人是一名運貨工人，工作期間暈倒、昏迷，無屍體解剖，死因判斷為高血壓併發腦幹出血)作出的司法見解，可以認為，適當因果關係要求從整個具體的事實過程考慮，某事實是直接或間接造成某損害結果的必要條件，並且在抽象或一般的正常情況下，該事實會造成該損害結果的發生，或有引發該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則該事實是該結果發生的適當原因。

II. 根據現有的已證事實，尤其是第 B 項、第 C 項、第 2 項至第 8 項，顯示：遇難人在去世前已有十年高血壓病史，但一直接受治療，且病情穩定，沒有因為高血壓病而特別不適，事發前約兩個月(2021 年 7 月 6 日)還曾在衛生中心接受跟進治療，事故發生前當日，年滿 70 歲的遇難人的身體沒有任何異常表現，但由於工作原因，遇難人與下屬 H 發生爭吵，爭吵時間持續超過兩分鐘，期間遇難人為與 H 爭論，數次離開辦公室後再次折返，指手劃腳，不斷反覆訓斥 H，又要求另一下屬 I 評理，反映出遇難人當時對 H 的回應及態度相當不滿，情緒較平常激動。

JJ. 按照一般醫學知識及經驗法則，有關狀況在正常情況下有很高可能性引致常人的血壓上升，對於有高血壓病的人而言，亦有很高可能性引致高血壓病發，更不用說是已經年屆 70 歲且有超過十年高血壓病史的遇難人！

KK. 果不其然，遇難人在最後一次折返與 H 爭吵約 20 秒後，突然轉身扶著鐵欄，接著突然失去意識倒在地上，送院搶救約一小時後，遇難人宣告不治，客觀而言，這完全是常見的因高血壓病發引致併發症造成死亡的情況！

LL. 按照《民法典》第 557 條的規定，倘若認定及認為，按照具體事件的情況，以及按照一般及抽象的正常事實的發展過程，如果沒有發生某事實，就不會發生某損害結果，即兩者存在因果關係。

MM. 除有更好理解，雖然遇難人有十年高血壓病史，但一直情況穩定，兩個月前還接受過定期跟進治療，事發前身體沒有異常情況，按照常人對一般及抽象的正常事實的發展過程的理解，如果沒有發生本案的爭吵事件，造成遇難人情緒激動的狀況，不可能合理預見或推斷出，遇難人會在當日在毫無外在因素影響之下，突然高血壓病發然後快速死亡。

NN. 事發當日發生的爭吵事件，與造成遇難人高血壓病發及死亡的結果之間，存在適當因果關係，概因按照一般醫學知識及經驗法則，配合案件的具體情況，事發時遇難人處於情緒激動的狀況，正常情況下血壓會上升，而對於已有十年高血壓病史及年屆 70 歲的老人而言，這種情況十分容易誘發高血壓病發及引致併發症，並且造成快速死亡的後果，亦就是遇難人出現的情況。那麼，可以合理預見及推斷出，倘若當日沒有發生上面討論的爭吵事件導致遇難人情緒激動的狀況，正常情況下不會造成遇難人出現高血壓病發引致併發症及死亡的結果，即相關爭吵事件與遇難人遭受的上述侵害之間，依法應認定存在適當因果關係。

OO. 故此，無論是按照現有已證事實，或是配合應當獲得證實的調查基礎事實第 7 項、第 8 項及第 9 項事實，應當認定，上述爭吵事件與遇難人遭受的侵害之間存在適當因果關係，即被上訴判決存在錯誤解釋及適用《民法典》第 557 條的違法瑕疵。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判決，改判認定調查基礎事實第 7 項、第 8 項及第 9 項事實獲得證實，以及調查基礎事實第 13 項及第 15 項事實不獲證實，並根據本案獲證明事實判處上訴人在起訴狀提出的所有賠償請求成立，被上訴人需向上訴人支付所有欠付款項，以及由傳喚日直至完全清償日為止已到期及將到期的法定利息。

*

B, Recorrida, com os sinais identificativos nos autos, ofereceu a resposta constante de fls. 390 a 404,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I. O presente recurso é interposto da doud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Juízo Labor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a fls. 358 a 361 verso dos autos, que julgou improcedente a presente acção intentada pela Autora **A**, ora Recorrente, em representação do seu falecido cônjuge **C** e, em consequência, absolveu a Ré, ora Recorrida, da totalidade da indemnização pedida pela Recorrente.

II. O douto Tribunal a quo foi do entendimento que não se conseguiu comprovar que o acidente dos autos se tratou de um acidente de trabalho, não se conseguiu confirmar a causa directa da morte nem qual a lesão do cônjuge da Recorrente, isto é, não se conseguiu determinar qual o acontecimento que originou o

seu falecimento, e nem se conseguiu comprovar o nexo de causalidade entre a actividade profissional prestada pelo mesmo e a lesão que este sofreu, o que se tratou de um mero falecimento natural.

III. Acompanha-se in totum a fundamentação do Tribunal a quo.

IV. O acidente in casu não consubstancia um acidente de trabalho, e não existe qualquer nexo de causalidade entre a prestação do trabalho por parte de C e o seu falecimento, desconhecendo-se a causa do mesmo, o qual foi um falecimento natural.

V. Decorre dos autos que no dia 18 de Setembro de 2021, cerca das 9:14h, C, na sequência de uma discussão mais acesa que estava a ter com dois subordinados seus, sentiu um desconforto e tonturas e perdeu os sentidos e a consciência, tendo acabado por desmaiar repentinamente no seu local de trabalho.

VI. Em consequência do referido desmaio súbito, C foi transportado de urgência para o Hospital Kiang Wu, onde veio a falecer por volta das 10:32h, depois de uma tentativa frustrada de reabilitação do mesmo.

VII. Não ocorreu nenhum evento súbito, violento, inesperado e de ordem exterior que tenha desencadeado ou que tenha sido determinante no desencadeamento da evidente hemorragia cerebral súbita de que infelizmente veio a falecer.

VIII. Nenhum evento externo esteve na origem do falecimento de C.

IX. De acordo com o teor do relatório de perícia médico-legal junto a fls. 71 dos autos, resulta que C faleceu de uma morte natural, e que a causa da morte foi a hipertensão, mais concretamente a hipertensão essencial, também chamada de hipertensão primária.

X. A Recorrente também admite que C tem historial clínico de tensão arterial alta, tendo vindo a receber tratamento e acampamento médico de forma regular nos Serviços de Saúde da RAEM desde Abril de 2010, ou seja, há mais de 10 anos.

XI. Esta patologia de C encontra-se devidamente comprovada no respectivo historial médico e clínico dos Serviços de Saúde da RAEM, nomeadamente no Centro Hospitalar Conde de S. Januário e no Hospital Kiang Wu.

XII. A hipertensão essencial/primária que C padecia terá desencadeado a hemorragia cerebral súbita e o desmaio súbito, e consequente o seu infeliz falecimento.

XIII. Não se verifica qualquer conexão entre a hipertensão, causadora da hemorragia, e a sua actividade laboral.

XIV. A lesão determinante da infeliz morte do falecido cônjuge da Recorrente foi provocada por males ou patologias de origem endógena, sem conexão com o trabalho por si desempenhado, mas sim com a doença crónica de que padecia muito antes daquele evento, a hipertensão.

XV. Essa patologia foi a única causa do falecimento de C, que consubstanciou uma morte natural.

XVI. A alegada "discussão" com os seus colegas de trabalho não foi a causa da morte, a qual não se tratou de um evento externo e anormal.

XVII. Não estão preenchidos todos os pressupostos ínsitos no artigo 3.º do aludido Decreto-Lei n.º 40/95/M, para poder ser o acidente dos autos configurado como de trabalho.

XVIII.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de forma correcta e justa, tendo em conta a prova efectuada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bem como a prova documental constante nos autos, não existindo quaisquer vícios na decisão recorrida.

XIX. O douto Tribunal a quo firmou a sua convicção com base no depoimento das testemunhas ouvidas em sede de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bem assim, nos docu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os quais fizeram desacreditar por completo a tese defendida pela Recorrente.

XX. O douto Tribunal a quo mais não fez do que apreciar a prova produzida nos presentes autos de acordo com a observância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ou lógica,

com a sua prudente convicção acerca dos factos, socorrendo-se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XXI. Nada no processo impunha que o douto Tribunal a quo tivesse entendimento diverso do acolhido, e que tivesse dado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vertidos nos quesitos 7.º a 9.º da Base Instrutória, e como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vertidos nos quesitos 13.º e 15.º.

XXII. A 1ª testemunha ouvida, a perita que elaborou o relatório de perícia médico-legal junto a fls. 71 dos autos, afirmou que o falecimento de C foi uma morte natural, que se deveu à doença que este padecia.

XXIII. A 2ª testemunha ouvida, médica E, afirmou que a hipertensão essencial/primária que C padecia era a causa provável da sua morte, sendo que sem a autópsia não seria possível ter a absoluta certeza quanto à causa do falecimento.

XXIV. As 4ª e 5ª testemunhas, colegas de C, foram peremptórias ao afirmar que C não estava a discutir com os seus colegas, que estava apenas a conversar com a voz um pouco mais alta.

XXV. Ficou provado que nenhum evento externo esteve na origem do falecimento de C e que o seu falecimento consubstanciou uma morte natural (resposta aos quesitos 13.º e 15.º da Base Instrutória).

XXVI. Não ficou provado que C faleceu devido à alegada "discussão" com os seus colegas (resposta aos quesitos 7.º a 9.º da Base Instrutória).

XXVII. O douto Tribunal a quo fez uma correcta valoração dos meios de prova produzidos, não se evidenciando qualquer erro que justifique a alteração da decisão por banda do Veneran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

Corridos os vistos legais, cumpre analisar e decidir.

* * *

II -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Este Tribunal é o competente em razão da nacionalidade, matéria e hierarquia.

O processo é o próprio e não há nulidades.

As partes gozam de personalidade e capacidade judiciária e são dotadas de legitimidade *“ad causam”*.

Não há exceções ou questões prévias que obstem ao conhecimento do mérito da causa.

* * *

III – FACTOS ASSENTES:

A sentença recorrida deu por assente a seguinte factualidade:

- 遇難人 C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受僱於『G 業主聯誼互助會』，接受後者的指示及領導，職位為總管，意外發生前三個月的每月平均基本回報為澳門幣 15,330 元。(A)
- 遇難人被搶救至同日 10 時 32 分證實不治，根據遇難人的死亡證明書顯示，遇難人的死因為原發性高血壓(I10)。(B)
- 在上述意外發生前，遇難人有高血壓病史，並自 2010 年 4 月 14 日起(最後一次就診日期為 2021 年 7 月 6 日)定期在衛生中心跟進治療，期間病情穩定，沒有因為高血壓病而特別不適。(C)
- 遇難人的僱主已為其僱員向被告購買了勞工保險，保險單編號是 CIM/EGI/2021/000371(卷宗第 10 頁，保險單內容及條款在此視為完全轉錄)。(D)
- 遇難人之家人至今尚未收取任何因死亡之損害賠償(見卷宗第 90 至 91 頁，試行調解筆錄在此視為完全轉錄)。(E)
- 遇難人於 1951 年 7 月 19 日出生。(F)
- 原告 A 為遇難人的配偶。(G)
- H 及 I 在 G 業主聯誼互助會工程部擔任水電維修員，為遇難人之下屬。(1º)
- 2021 年 9 月 18 日約 9 時 14 分，在 G 業主聯誼互助會辦公室內，H 及 I 就昨日(17 日)在第六座水泵房之工作向遇難人進行匯報。(2º)

- 在匯報工作期間，遇難人指着 H 及牆上的鎖匙箱質問 H 為何昨日到第六座工作時未有在辦公室拿取鎖匙而是在第六座管理處拿取，而 H 則不停解釋，接著雙方發生爭吵，遇難人的情緒較平常激動及不斷反覆訓斥 H。(3°)

- 爭吵約兩分鐘後，遇難人獨自離開辦公室，但隔了數秒後，遇難人又進入辦事處並在枱上放下一張紙，然後便打算離開辦公室，但此時 H 反駁遇難人，遇難人隨即折返並從枱上拿起紙張跟 H 及 I 對話，約數秒後，遇難人將紙張掙在枱上，之後便轉身離開辦公室。在上述過程中，遇難人之情緒較平常激動。隨後，H 拿起紙張，然後與 I 一同跟隨遇難人步出辦公室。(4°)

- 同日約 9 時 17 分，在辦公室門外的休憩區，遇難人與 H 再次爭吵十數秒，期間二人均指手劃腳，而 I 則站在一旁。之後遇難人與 H 及 I 分開走(H 在前，I 在後)，但數秒後，遇難人又折返走到 I 面前，並問 I：“你認為我與 H 說的對不對?”。(5°)

- 在遇難人與 I 對話期間，H 折返，而遇難人看到 H 走近便轉身離開，但數秒後，遇難人又折返到 H 及 I 旁邊並繼續與 H 爭吵，約 20 秒後，遇難人突然轉身扶著鐵欄，接著突然失去意識倒在地上。及後途人及其他職員發現此事並上前查看遇難人，而 H 則進入辦公室通知 J，J 隨即報警求助。同日約 9 時 24 分，消防救護員到場將遇難人送往鏡湖醫院搶救。(6°)

- 根據一般醫學常識，對於高血壓患者而言，情緒激動會使患者心率突然加快、心排血量增加，使血壓急劇升高。高血壓患者有機會具有不同程度的動脈粥樣硬化。(7°)

- 遇難人在事發前的身體沒有任何異常表現。(8°)

- 為着搶救遇難人，遇難人之配偶 A 支付了澳門幣 9,541 元的醫療費用，但至今仍未取回。(10°)

- 遇難人遺體在澳門安葬，為此遇難人之配偶 A 支付了澳門幣 75,210 元的喪葬費，但至今仍未取回。(11°)

- Nenhum evento externo esteve na origem do falecimento do sinistrado.
(13° 及 15°)

* * *

IV – FUNDAMENTAÇÃO

A propósito da impugn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o legislador fixa um regime especial, constante do artigo 599º (Ónus do recorrente que impugne a decisão de facto) do CPC, que tem o seguinte teor:

1. Quando impugne a decisão de facto, cabe ao recorrente especificar, sob pena de rejeição do recurso:

a) Quais os concretos pontos da matéria de facto que considera incorrectamente julgados;

b) Quais os concretos meios probatórios, constantes do processo ou de registo nele realizado, que impunham, sobre esses pontos da matéria de facto, decisão diversa da recorrida.

2. No caso previsto na alínea b) do número anterior, quando os meios probatórios invocados como fundamento do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tenham sido gravados, incumbe ainda ao recorrente, sob pena de rejeição do recurso, indicar as passagens da gravação em que se funda.

3. Na hipótese prevista no número anterior, e sem prejuízo dos poderes de investigação oficiosa do tribunal, incumbe à parte contrária indicar, na contra-alegação que apresente, as passagens da gravação que infirmem as conclusões do recorrente.

4. O disposto nos n.os 1 e 2 é aplicável ao caso de o recorrido pretender alargar o âmbito do recurso, nos termos do n.º 2 do artigo 590.º

Ora, a especificação dos concretos pontos de facto que se pretendem questionar com as conclusões sobre a decisão a proferir nesse domínio delimitam o objecto do recurso sobre a impugnação da decisão de facto. Por sua vez, a

especificação dos concretos meios probatórios convocados, bem como a indicação exacta das passagens da gravação dos depoimentos que se pretendem ver analisados, além de constituírem uma condição essencial para o exercício esclarecido do contraditório, servem sobretudo de base para a reapreciação do Tribunal de recurso, ainda que a este incumba o poder inquisitório de tomar em consideração toda a prova produzida relevante para tal reapreciação, como decorre hoje, claramente, do preceituado no artigo 629º do CPC.

É, pois, em vista dessa função delimitadora que a lei comina a inobservância daqueles requisitos de impugnação da decisão de facto com a sanção máxima da rejeição imediata do recurso, ou seja, sem possibilidade de suprimento, na parte afectada, nos termos do artigo 599º/2 do CPC.

*

No que respeita aos critérios da valoração probatória, nunca é demais sublinhar que se trata de um raciocínio problemático, argumentativamente fundado no húmus da razão prática, a desenvolver mediante análise crítica dos dados de facto veiculados pela actividade instrutória, em regra, por via de inferências indutivas ou analógicas pautadas pel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lhidas da normalidade social, que não pelo mero convencimento íntimo do julgador, não podendo a intuição deixar de passar pelo crivo de uma razoabilidade persuasiva e susceptível de objectivação, o que não exclui, de todo, a interferência de factores de índole intuitiva, compreensíveis ainda que porventura inexprimíveis. Ponto é que a motivação se norteie pelo *princípio da completude racional*, de forma a esconjurar o arbítrio¹.

¹ Sobre o princípio da completude da motivação da decisão judicial ditado, pela necessidade da justificação cabal das razões em que se funda, com função legitimadora do poder judicial, vide acórdão do STJ, de 17-01-2012, relatado pelo Exm.º Juiz Cons. Gabriel Catarino, no processo n.º 1876/06.3TBGDM.P1 .S1, disponível na Internet – <http://www.dgsi.pt/jstj>

É, pois, nessa linha que se deve aferir a razoabilidade dos juízos de prova especificamente impugnados, mediante a análise crítica do material probatório constante dos autos, incluindo as gravações ou transcrições dos depoimentos, tendo em conta o respectivo teor, o seu nicho contextual histórico-narrativo, bem como as razões de ciência e a credibilidade dos testemunhos. Só assim se poderá satisfazer o critério da prudente convicção do julgador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livre, em conformidade com o disposto, designadamente no artigo 390º do CCM,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igo 558º do CPC, com vista a obter uma decisão que se possa ter por justa e legítima.

Será com base na convicção desse modo formada pelo Tribunal de recurso que se concluirá ou não pelo acerto ou erro da decisão recorrida.

Repita-se, ao Tribunal de recurso não compete reapreciar todas as provas produzidas e analisadas pelo Tribunal *a quo*, mas só aqueles pontos concretos indicados pelo Recorrente como errados ou omissos!

*

由於上訴人(檢察院代表原告)提出上訴，而且對第一審法庭所定的五條事實之回覆提出爭執，故先看看這方面的上訴理由是否成立。

第7條事實：

根據一般醫學常識，對於高血壓患者而言，情緒激動會使患者心率突然加快、心排血量增加，使血壓急劇升高。因為高血壓患者本身具有不同程度的動脈粥樣硬化，情況激動可能使患者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破裂，繼而出現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腦梗死、腦出血等，加重患者的病情，甚至可以危及生命？

回覆：**僅證實“根據一般醫學常識，對於高血壓患者而言，情緒激動會使患者心率突然加快、心排血量增加，使血壓急劇升高。高血壓患者有機會具有不同程度的動脈粥樣硬化。”**

1) - 這條事實僅為一條輔助性事實，其內容所涉及的亦僅為一般醫學常識與判斷，全部內容獲證實、或僅部份內容獲證實，對案件的裁判並不發生直接作用。

2) - 事實上，翻查醫生在庭上作供的記錄，不難發現其口供內容基本上與第7條所包含的回覆內容一致，故不存在對證據判斷的錯誤或明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的情況。

3) - 為此，由於不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629條第1款之規定，故維持原審法庭之決定。

*

第8條事實：

遇難人在事發前的身體並沒有任何異常，即使患有高血壓，但其狀況持續穩定，遇難人的死亡是因其在工作時與兩名下屬H及I發生爭執，情緒激動而引致血壓上升所誘發的？

回覆：僅證實“遇難人在事發前的身體沒有任何異常表現。”

1) - 原來文本的目的是希望獲得一個結論性的事實，即使認為如此有一定作用，但亦是輔助性，因為按照醫生在庭上所作的供詞，高血壓本身不會是死因，而是高血壓引發的其他併發症才是導致死亡的原因。

2) - 為此，即使是因為與同事爭執引起血壓上升，但這不足以斷定死者的真正死亡原因是高血壓，最關鍵的是在本案裏無作解剖以斷定死因。

3) - 所以這條事實的回覆不足以解決本案的其他疑問，又或言之，更改後仍然無法解決所存在的問題。

4) - 再者，根本不存在證據認定錯誤的情況，故維持原審法庭的決定。

*

第9條事實：

是在工作期間出現和工作相關的外在因素引起遇難人高血壓病發，最後導致其死亡？

回覆：**不獲證實。**

1) – 根本無資料支持這一事實的正面回覆，正如上文所述，高血壓本身不是致命點，而是由高血壓引起之其他症狀。嚴格言之，高血壓是一種症狀，而非一種病。

2) – 翻閱庭上證供，根本無具體資料作支持，加上不存在錯誤認定證據，**所以維持原審法庭之決定。**

*

關於第13條及第15條之事實，其內容及回覆為：

第13條事實：

Nenhum evento externo esteve na origem do falecimento do Autor?

回覆：**證實為 “Nenhum evento externo esteve na origem do falecimento do sinistrado.”**

第15條事實：

Tal patologia foi a única causa do falecimento do Autor, que consubstanciou uma morte natural?

回覆：**僅證實事實項13之答覆。**

上訴人主張應裁定這兩條事實未獲證實。

1) – 值得指出，如果接納上訴人的觀點，視第13條及第15條事實未獲證實，結果只會是這兩點內容妨如並無被主張，不表示相反的結論，

如是者，即使更改有關“答覆”，對裁判結果依然無改變，因為舉證責任仍然在原告方。

2) – 亦無任何資料顯示原審法庭對證據認定出錯。

3) – 第一審法庭的庭審記錄中清楚記載：

「(.....)」

本法庭透過對卷宗的文件(包括卷宗第112頁之光碟錄影片段)及證人的證言作以下分析而形成心證。

透過證人H、I及J的證言結合上述光碟錄影片段(沒有聲音)及卷宗第6至8頁文件可基本還原事發經過，並按此對事實項2至6作出上述答覆。當中，不同攝像機所顯示時間不同，但由工作意外通知得出事發的起始時間約是當天9時14分；雖然三名證人表示當時死者只是較大聲說話而沒有吵架，但從影片顯示死者及各人的動作可得出，死者與H因後者未有在辦公室拿取鎖匙一事而爭吵，且可看到死者當時的情緒較平常激動，但無法判斷激動的程度上，尤其是三名證人均表示死者當時只是有點兒生氣及激動而已；由上述影片及證言無法得出在死者再進入辦公室放下紙張之時其向H及I講述什麼內容，亦無法知悉死者與I在休憩區對話期間H折返時曾說過什麼。

事實項1之答覆建基於證人H、I及J的證言結合卷宗第8及21頁之文件。

雖然卷宗第28至29、68及69頁之死亡證明記載死者的死因是原發性高血壓，但鑑定人D醫生(結合卷宗第71頁之鑑定報告)、證人E醫生及F醫生均表示該高血壓本身並非導致死者死亡的直接原因，而高血壓的某種併發症(例如中風、心肌梗塞、心臟病、內出血等等)本身才可直接導致死者死亡，但因本案沒有進行解剖，所以無法確定導致死者死亡的直接死因，亦不排除可因非高血壓的疾病(尤其是先天畸型的血管破裂)導致死亡。鑑定人D醫生並表示，有關死亡證明應是因沒有進行解剖而透過死者的病史得出死亡的(間接)原因為高血壓，而該死亡並非因意外、外傷或中毒引致，而是自然死亡，但情緒激動或過勞也可構成增加高血壓病人血壓的原因。

除了上述證據外，卷宗還載有最後對死者進行急救的記錄、證明以及死者生前的病歷文件(第30及118至304頁)，其顯示死者有高血壓病史，以及進行急救的醫生當時無法判斷出死者死亡的原因，只判斷其呼吸心跳驟停。雖然卷宗第138頁的放射學科檢查報告診斷死者有主動脈硬化，但因沒有進行解剖而無法確定死者是否因主動脈破裂而死亡。

另外，證人H及I表示不知悉死者生前是否有長期病且事發當天並沒有發現死者有任

何異常，而證人J則表示知悉死者生前有高血壓疾病且見過其服藥，但事發當天並沒有發現死者有任何異常。

經分析上述證據，本法庭有以下結論：1)本案因沒有進行解剖而無法得悉死者死亡的(直接)死因；2)(原發性)高血壓本身並不足以導致死者死亡且並非直接死因，而本案因無法得悉死者死亡的(直接)死因，但死因不可能被定為無故死亡，於是從其長期疾病的病史推斷死者的死因，從而在死亡證明中得出死者的死因為原發性高血壓的結論，這也是鑑定人D醫生的專業意見；3)導致本案死者死亡的原因有眾多的可能性，可以是中風或腦出血、心肌梗塞、心臟病、畸型血管破裂、因血管硬化導致的破裂、血栓等等，但本案無法認知是哪一原因，而單純由高血壓的長期疾病無法推斷死者的直接死因；4)本案沒有發生任何導致死者受傷或受侵害的突發性事實，亦沒有任何外力導致死者死亡；5)死者死前雖與證人H有爭吵，且有情緒激動的表現，但無法得悉情緒激動的程度，而從上述影片及上述三名證人證言得出，有關的爭吵情況並不嚴重，尤其沒有任何暴力因素，亦沒有超出正常的工作活動範圍，無可否認按一般醫學理論，情緒起伏可令血壓上升，但本案沒有資料顯示死者控制其血壓的情況，尤其是其服用血壓藥物的情形，故無法判斷有關爭吵令死者增高血壓的程度以及是否足以誘發或導致死者死亡；6)死者本身患有高血壓，而並非與證人H的爭吵導致死者高血壓病發；7)死者在事發前的身體沒有任何異常表現。

必須再清楚說明的是，由上述分析得出死者並非因外力導致其死亡，但無法得悉死者是基於何種具體的直接死因(尤其是腦出血)而死亡，亦無法得出死者因情緒激動而誘發其死亡。

基於此，本法庭對事實項8、13及15作上述答覆及對事實項9及14作否定答覆。

事實項7僅建基於一般生活經驗法則作答覆，但當中並沒有資料或數據可以將高血壓與動脈粥樣硬化劃上完全的等號，只是高血壓患者有機會或較大機會會出現動脈粥樣硬化，且後者亦與年齡有一定關係。這樣，因欠缺完全對等的關係，故無法必然地認定情緒激動會使高血壓患者動脈粥樣硬化的斑塊破裂的事實。

事實項10及11之答覆建基於卷宗第93至99頁之文件。

(.....)】

4) – 為此，維持原審法庭的決定，裁定這部份的上訴理由不成

立。

*

Como o recurso tem por objecto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1ª instância, importa ver o que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Este afirmou na sua douta decisão:

一、概要

原告A，遇難人配偶，生於1953年10月27日，持第XXXXXX號澳門居民身份證，居住於澳門黑沙環馬交石街XXXXXX，電話：661XXXXX，由檢察院依職權代理

針對

被告B〔B〕，法人住所位於澳門宋玉生廣場XXXXXX，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商業登記編號為XXXXX(SO)

提起為實現因工作意外所生的權利而提起的訴訟程序。

*

原告請求裁定原告勝訴，並判處被告：

1. 向原告A支付因本案工作意外產生的尚欠的醫療費用澳門幣9,541元；
2. 向原告A支付因死亡之損害賠償澳門幣1,080,000元；
3. 向原告A支付喪葬費為澳門幣15,330元；以及
4. 由傳喚日直至完全清償日為止已到期及將到期的法定利息。

原告附同起訴狀提交了卷宗第112至304頁之文件。

*

在傳喚被告後，其作出答辯，有關答辯狀載於卷宗第307至313頁，為著有關效力在此視為獲完全轉錄。

*

在依法進行辯論及審判之聽證後，本院現對案件作出審理。

*

二、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有事宜、地域及審級管轄權，且訴訟形式恰當。

各方當事人具備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及正當性，且獲適當訴訟代理。

沒有妨礙審理案件實質問題之無效、抗辯及先決問題。

*

三、事實理由

經辯論及審判之聽證後，本案以下事實被視為獲得證實：

(.....)

*

四、法律理由

4.1 工作意外

根據第40/95/M號法令第2條第1款規定，在任何行業提供服務之勞工，享有本法規所規定之對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權。

根據同一法令第3條a)項之規定，工作意外—指在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內發生且直接或間接造成身體侵害、機能失調或疾病，並由此而引致死亡、暫時或長期無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之意外。

根據同一法令第3條j)項及q)項規定，工作地點為僱主屬下之勞動或經營地方，而工作時間指正常工作時間、該時間開始之前用作進行準備行為之時間、之後用作進行與工作有關之行為之時間，以及正常中斷或被迫中斷工作之工作。

在比較法上，葡萄牙最高法院於2012年05月30日的合議庭裁判²界定了構成工作意外的要件：“O conceito de acidente de trabalho está ainda hoje delimitado pela existência cumulativa dos seguintes elementos: a) Um elemento espacial (local de trabalho); b) Um elemento temporal (tempo de trabalho); e, c) Elemento causal que consiste na existência dum nexo de causa/efeito entre o evento e a lesão, perturbação ou doença e não propriamente uma relação de causalidade entre o trabalho e o acidente, pois esta já resulta dos dois elementos anteriormente citados.

De qualquer forma e a montante da verificação cumulativa destes pressupostos, torna-se imperioso que ocorra um evento que possa ser havido como “acidente”, que a doutrina e a jurisprudência definem como o evento anormal, em geral súbito, ou pelo menos de duração curta e limitada, com origem externa, e que acarreta uma lesão à integridade ou à saúde do corpo humano.

Por isso, e como se refere no Acórdão deste Supremo Tribunal de 8/2/95, o acidente de trabalho pressupõe uma cadeia de factos, em que cada um dos relativos elos está interligado por um nexo causal. Assim, aquele evento naturalístico há-de resultar duma relação de trabalho; a lesão corporal, perturbação funcional ou doença tem de resultar daquele evento; e a morte ou a redução na capacidade de trabalho ou de ganho devem ter por causa a lesão corporal, perturbação funcional ou a doença.

Tem por isso que se tratar dum evento lesivo, isto é, dum facto anormal, produtor de lesão física ou psíquica, aparente ou não aparente, interna ou externa, profunda ou superficial.

Feliciano Tomás de Resende, a propósito do texto que acabou por ser adoptado no conceito de acidente de trabalho constante do nº 1 da base V da Lei 2127, refere que ...”parece depreender-se da discussão havida que se reputou a palavra evento de significado inconvenientemente amplo, preferindo-se, com prejuízo do rigor formal da definição (tautologia), o termo acidente, com o sentido em geral aceite pela doutrina e jurisprudência de acontecimento ou evento súbito, inesperado e de origem externa”.

Também Melo Franco (citando Sachet) define o acidente como o acontecimento anormal, em geral súbito, ou pelo menos de uma duração curta e limitada, que acarreta uma lesão à integridade física ou à saúde do corpo humano.

Do mesmo modo Vítor Ribeiro, para quem a noção de acidente há-de ser entendida no

² <http://www.dgsi.pt/jstj.nsf/954f0ce6ad9dd8b980256b5f003fa814/89b1b6ddf18572fb80257a1000478e87?OpenDocument>

sentido naturalístico, devendo ele coincidir com um acontecimento ou evento súbito, violento, inesperado e de ordem exterior ao próprio lesado.

Carlos Alegre refere que a doutrina aponta como características do acidente naturalístico tratar-se dum evento exterior à constituição orgânica da vítima, em geral súbito e que causa uma acção lesiva sobre o corpo humano.

No entanto, continua este autor, esta caracterização está longe de ser completa, pois “nem o acontecimento exterior directo e visível, nem a violência são, hoje, critérios indispensáveis à caracterização do acidente. A sua verificação é extremamente variável e relativa, em muitas circunstâncias. Além disso, a causa exterior da lesão tende a confundir-se com a causa do acidente de trabalho, num salto lógico, nem sempre evidente”.

Por isso, sustenta este autor que a violência não constitui, a não ser como critério subsidiário, uma característica essencial do acidente de trabalho. E quanto à subitaneidade, que constitui uma característica importante que permite a possibilidade de localizar no tempo o evento lesivo, e por isso distinguir o acidente de trabalho da doença profissional, também este critério não resolve, sozinho, todas as situações da vida real (obra citada, 36 e 37).

Efectivamente, já Veiga Rodrigues sustentava que o carácter repentino do acidente naturalístico não quer dizer que este deva ser instantâneo, pois pode tratar-se dum acontecimento que coincida com o dia de trabalho. E continuando a citar este autor, acidente é qualquer facto ou ocorrência modificadora de um estado físico anterior, sendo que “essa modificação há-de objectivar-se na produção de uma lesão ou doença física ou psíquica, aparente ou não, interna ou externa, profunda ou superficial, de evidencição imediata ou mediata”.

Donde poderemos concluir que o acidente de trabalho pressupõe a ocorrência dum acidente, entendido, em regra, como evento súbito, imprevisto, exterior à vítima e que lhe provoque uma lesão na saúde ou na sua integridade física e que este evento ocorra no tempo e no local de trabalho.”

綜合上述合議庭裁判所援引的界定工作意外的各種見解，可以得出，工作意外原則上除了要求在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發生且在有關事件與侵害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之外，還要求有一“意外”的發生，而該意外須為一個異常事件，具有突發性、不可預見性及外在性，並導致遇難人的身體或精神遭受侵害，從而造成其死亡或無能力。

案中，根據已證事實，雖然發生了遇難人突然在工作時間及地點猝死的不幸事件，且遇難人在死亡前曾與其同事就工作問題發生爭吵並致其情緒較平常激動，但是，本法庭認為，按照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僱員在工作上與其他同事意見不一致並因此發生爭吵的情況乃十分常見的，而且本案當時遇難人與其同事所發生的爭吵只是“對錯爭辯”的單純口角，沒有超逾同事之間在工作上意見不合的正常界限，故該爭吵並不能被界定為異常事件。除該事件外本案亦未能證實於事發時發生具有突發性、不可預見性及外在性的其他任何異常事件。

另一方面，雖然本案遇難人的死亡證明書記載其死亡原因為原發性高血壓，但正如本法庭在心證中指出，(原發性)高血壓本身並不導致死亡而只有高血壓的併發症才可能是直接死因，而本案因沒有進行解剖而只能以其長期疾病的病史推斷死者的死因。在本案沒有進行解剖的情況下，根本無法顯示遇難人所遭受的侵害為何。事實上，這有眾多的可能性，包括中風或腦出血、心肌梗塞、心臟病、畸型血管破裂、因血管硬化導致的破裂、血栓等等，尤其是血栓(如肺栓塞)，其可以完全是一個自然死亡的事件。本案既然無法確定遇難人的直接死因或侵害，

從而亦導致無法確定遇難人的死亡究竟與哪一事件有關，尤其是否與遇難人跟同事爭吵致情緒較平常激動的一般事件有關，以及無法證實遇難人的死亡與任何外力有關。

因此，本法庭的結論是，本案未能證實遇難人曾遭受工作意外、所遭受之侵害以及工作意外與侵害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僅為一宗自然死亡的不幸事件，從而不能不認定原告所請求的工作意外賠償之理由全部不成立。

*

五、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原告訴訟理由全部不成立，並駁回對被告之請求。

*

豁免訴訟費用。

作出登錄及通知。

*

Quid Juris?

接著，我們看看案件的實體問題。

我們完全認同第一審法庭所作的分析及所持的理據，在此我們僅重申下述幾個方面：

1) - 雖然法律對於在工作時間及地點發生之事實推斷為意外事件，但並不表示不能推翻或有關事件必定為工傷意外，還須審查是否符合其他要件。

2) - 關於高血壓的問題，按照醫學上的常識，一般認為(這點與醫生在庭上供詞內容吻合，而亦為第一審法庭所採納)：

a) - **原發性高血壓**（英語：**Essential hypertension** 或 **Primary hypertension**）又稱**特發性高血壓**（英語：**Idiopathic hypertension**）是指一種不具有可識別的原因的**高血壓**形式。它是最常見的高血壓類型，約 95% 的高血壓患者為此類型。該病往往是家族性，患病原因可能是環境和遺傳相互作用的結果，一般認為遺傳因素佔 40%，後天因素佔 60%。原發性高血壓的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增加，年輕時血壓相對較高的個體隨後發生高血壓的風險也往往較高。高血壓亦會使腦，心臟和腎臟的風險增高。

b) - 继发性高血压是病因明确的高血压，当查出病因并有效去除或控制病因后，作为继发症状的高血压可被治愈或明显缓解；继发性高血压在高血压人群中占5%~10%；常见病因为肾实质性、肾血管性高血压，内分泌性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由于精神心理问题而引发的高血压也时常可以见到。继发性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血管病、脑卒中、肾功能不全的危险性更高，而病因常被忽略以致延误诊断。提高对继发性高血压的认识，及时明确病因并积极针对病因治疗将会大大降低因高血压及并发症造成的高致死及致残率。近年来对继发性高血压的鉴别已成为高血压诊断治疗的重要方面。

3) - 在無解剖的情況下(不知道為何不作解剖?)根本無法確定死因，所以不能視死亡乃工作所致，除非證明工作的性質引致死者長期高血壓狀態，但無這方面的資料。

4) - 在事實無變更的前提下，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631條第5款之規定，維持第一審之判決，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

Síntese conclusiva:

I - 按照醫學的一般常識，亦結合作為證人的醫生在庭上作供的內容，產生高血壓的成因有兩個：原發性高血壓，又稱特發性高血壓是指一種不具有可識別的原因的高血壓形式；另一個為：繼發性高血壓是病因明確的高血壓，當查出病因並有效去除或控制病因後，作為繼發症狀的高血壓可被治癒或明顯緩解。

II - 在正常情況下，高血壓本身不是致死的原因，而是高血壓引起的其他併發症，例如中風、心肌梗塞、心臟病、內出血等等。

III - 因本案沒有進行解剖，所以無法確定導致死者死亡的直接死因，亦不排除可因非高血壓的疾病(尤其是先天畸型的血管破裂)導致死

亡。由於未能證實死亡同工作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故難以認定屬工傷意外，因此有關賠償請求欠缺理據。

*

Tudo visto e analisado, resta decidir.

* * *

V – DECISÃO

Em face de todo o que fica exposto e justificado,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2ª Instância **acordam em negar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mantendo-se a sentença recorrida.

*

Sem custas (artigo 2º/1-h) do RCT).

*

Registe e Notifique.

*

RAEM, 12 de Outubro de 2023.

Fong Man Chong

(Relator)

Ho Wai Neng

(1º Juiz-Adjunto)

Tong Hio Fong

(2º Juiz-Adjunto)